



特別  
A21  
2759  
10



鐵花仙史

第十七回

金山寺元虛遇盜

詞曰：警鐘伏朱提，妄想天鵝吃。道遇紅樓

忽有情，露出真消息。金山月色寒，楚

水波倚急草澤相逢面。目兇揮刃相殘

激 右調卜算子

說這夏瑤枝為元虛所賣，雖慨然就道，到的

昭和十年  
一月二十五日  
購求

船中未免見景生愁。思鄉動念，同舟雖有幾箇村姑，却也無心款接。惟有終日納悶而已。不一日行抵鎮江，因天色向暮，暫停舟於大江口。是夜瑤枝見衆女子俱各酣睡，自却輾轉難寐，輕輕啟窗一望，却是大江。只見月淡星稀，風微水靜，寒氣滿天。人聲聞寂，瑤枝不覺拊心長嘆道：我夏瑤枝何薄命！一至於此耶！憶向者父母生我之時，曾夢庭長玉樹言

異日不作庸人之婦，每欲覓一快婿，不幸幼失慈母，旋又父歿，致爲惡兄所害，遭窮途之落，莫直長夜以淒涼。我想此入宮中，有何好處，倘是君恩如水，則王嬙之琵琶，今日我夏瑤枝又是箇接手了。卽或天寵優渥，而太真之埋玉，亦且遺恨至今。算來終不是箇好了。因又想起春間廬墓歸來，在湖亭所遇那生風流，個儻頗爲可意，恨只是匆匆一面不

局

金瓶梅仙步  
曾曉得姓字遂如大海一萍念二蒼旣生我  
這一副才情何不使我一展才情竟至如此  
一箇紅顏薄命的下場頭今對此朗月澄江  
可惜螻蟻微命倒不如投作波濤之鬼也還  
可配享采石青蓮想到此處不禁淒然悲泣  
正爾對着大江哽咽忽然捲起一隅旋風覺  
得毛骨俱悚瑤枝舉目看時只見烏雲四起  
霎時星月無光船內家女子叫道這般大風

却開着短檣吹得我們好不寒冷怎麼還不  
閉了瑤枝也不回言即便閉了那檣和交睡  
倒只聽見風聲愈大浪顛船簸人聲喧沸船  
家在後艙大叫不好了颶風發了一霎時間  
風猛浪高水激纜斷船家把捉不定那船被  
打出江心不消三四箇排空濁浪早已船底  
向天一衆裙釵都做了水晶宮女不期事有  
湊巧蘇誠齋入京的坐船這晚恰好泊在大

江下流因見風過浪息依舊一天星月誠齋  
乃推牕而望正玩那江山之趣只見上流頭  
有一物浮沉而至好像是一箇人負着片板  
忝下誠齋急叫撈救上船却原來是一個女  
子已是淹得半死的了忙叫侍女們扶至後  
艙叫起若蘭小姐換去身上濕衣灌了些薑  
湯熱酒漸漸蘇醒叫了一聲曖曖掙開兩眼  
見不是自己舟中因向誠齋若蘭等道薄命

之人自分當死長江何幸又蒙撈救誠齋見  
他舉止幽閒談吐不俗知亦是宦家之女因  
問道聽小姐口音好像是武林人但不知是  
甚姓氏因何至此却又沉溺江中瑤枝告道  
妾乃仁和夏英之女因先君早背獸心之鬼  
將妾舉報官人故應選經此不期忽遇大風  
遂遭覆溺已分葬於魚腹乃荷蒙拯救全生  
再造之恩捐軀難報誠齋見說點了點頭道

原來是夏年兄的閨愛，却遭如此顛沛，可勝浩歎。本縣乃前任錢塘縣蘇誠齋，因是欽取入都，停泊於此，遂得援救小姐，足見小姐吉人天相，故使本縣貪看江景，夜深未寢，因而望見也。瑤枝道：原來就是錢塘蘇老父母賤妾，蟻蟻餘生，皆老父母所賜。老父母請上容妾拜謝，誠齋再三推辭，方始受了半禮，又與若蘭也相見了。若蘭道：小姐雖是受此一驚，

却喜脫離虎穴，倒是去凶就吉也。瑤枝道：流離薄命，幸遇老父母及小姐救拔，雖免入宮之役，終屬無吉可望耳。誠齋道：此舟一候天明，即要開行，本該着人送小姐回府，奈在途次不便，兼亦不能放心，不若權與小女作伴，同上京都，況本縣雖赴欽名之命，陞遷諒亦外任，那時却送小姐回杭，不識小姐以為然否。瑤枝道：荷蒙老父母憐念深恩，真乃感銘。

五內。但此身係老父母所賜。再生是卽生身。父母也更欲何歸。願拜爲父說罷。卽倒身下拜。喜得誠齋連忙還禮道。如此甚好。但恐老朽窮官。無以克當。奈何。瑤枝拜畢起身。又與若蘭從新序禮。姊妹相稱。次早開船。同上京去。正是

巽二無端掀濁浪。須知有意覆行舟。  
花開花落誰爲宰。萬事隨天不自由。

且不表夏瑤枝拜誠齋爲父。和若蘭情投意合。甚是契愛。再說夏元虛自從將瑤枝舉報。點選入京。心下十分得意。日日與畢純來做了伴。不是湖船宴樂。就是妓館逍遙。一日因天色陰雨。在家覺得寂寥。着人去接畢純來。到來兩個煖酒對酌。飲至半酣。元虛道。晚生願過幾日。便要入京會試。但念迢迢遠道。旅况淒涼。若得老先同往。方覺有興。不愁寂寞。

矣。畢純來道：途路之間，原不可無一二知己同行。若令小弟作伴，果有興趣，奈舍間乏人支撐。弟一出門，倘有不足之處，便無從料理耳。元虛笑道：這有何難？老先肯欣然同往，時便是十分情分。府上如有缺乏，晚生分付了家下，竟到舍來取便了。畢純來道：雖蒙盛情如此，但小弟之心有所不安耳。今吾兄既必欲小弟隨行，卻有些些家務，亦只得捨命陪

君子矣。只要他日吾兄進士到手後，肯垂青一二，就是無窮厚誼了。元虛笑道：晚生雖是應名會試，只好奉陪那些中進士的朋友。若妄想自己中進士，却去消遣這些奉陪的朋友，那里有許多進士才輪得到我晚生。畢純來道：文章自古無憑據，那里預先定得來。但以吾兄的高才，自必皇都得意。元虛笑道：晚生如果高才，前日須不受那蔡其志的氣了。



難道老先還不知晚生之腹向來空空如也的麼。實不相瞞。這名舉人也還從四員來的哩。畢純來也笑道。如此說時。老兄竟是箇白木才子了。既然這等今番上京。何不帶些金銀。索性再四員他。一箇進士。豈非全美。況小弟都中相知不少。當爲効勞也。元虛道。秋間爲這舉人。用去四五千金。雖然僥倖成功。却也不見十分威風。至今懊悔不已。若要買

一箇進士。怕不要萬金之數。我有這若干銀子。在家好不快活。却定要這進士何用。畢純來道。吾兄何出此言。你把這萬金擺在路上。要人叫聲老爺。誰肯來叫你老爺。況就是萬金。須有箇用完的日子。如今把來買了一名進士。選了一箇衙門。那時烏紗絳服紫綬金章。出則五花頭踏。入則鼓樂喧迎。那箇不來趨承你。假如有人要准一張狀子。或是五金

或是十兩送將進來。只要筆頭動動。又不要費我氣力。那時少不得還要着幾箇得力之人。在外面做針兒引線。就有那些好勝健訟的良民。尋覓着了線索。或是五十。或是一百多。則千金萬兩。謹具奉申將來。任憑他大小官司。只要價錢扣足。那時在法堂之上。變轉了這副面皮。發賣出來。把有理斷做沒理。無理審成有理。要打就打。要罵就罵。隨你施爲。

豈不名利兩全。兄今空有這萬金家計。無過

稱得箇富翁。老官看財童子罷了。怎似那般

片捉摸物尾狗子任直上杆的威風。元虛聽了。畢純來這一席話。不覺喜

歡道。舉人雖已買了一箇。不道這進士也買得來的。畢純來道。兄還不曉。那些發利發甲的。一大半是錢財上得來。若要真才實學。曾有幾人。元虛道。但舍間歷年多事。甚覺乏錢。一時湊不足這萬金之數。奈何。畢純來道。銀

子雖少。兄那田房屋產却多。要他何用。若買  
得一名進士。選了一箇衙門。怕再置不起。麼  
元虛道。倘到那里。因是輦轂之下。關防周密。  
竟不能蚤緣到手。可不反惹人恥笑。畢純來  
道。只要有了銀子。何愁不能蚤緣。卽算買不  
到手。那銀子。端原在吾兄身畔。再或怕人家  
恥笑時。就舉人幹選。揮其兩千金。也便公然  
去做官。比那刀筆出身的。究竟高貴得多哩。

元虛笑道。依老先所言。似這般容易時。連那  
十手總下。也叫做枉自勞心了。畢純來道。這  
何須說來。四書上明明道。何必讀書。然後爲  
學。難道兄不曾讀這兩句來。就是文昌司命  
面前。那位魁星。你道爲何一隻手筆。一隻手  
却捻着一箇大元寶。用不着筆頭時。就要元  
寶來了。所以前人這般製造耳。元虛不住點  
頭道。原來如此。老先破的之論。使晚生茅塞

頓開從此取青紫如拾芥矣。正是

富貴從來都有命。漫思持鐵掇魏科。

當下夏元虛聽了畢純來之言。覺得津津有味。果然發想起這頂紗帽來。次日卽免畢純來作中。將夏英所遺田地房產。俱賤賣了。湊足萬金之數。叫一隻飛紗大船。同了畢純來。并帶管家夏留澤。日起身。一路耽擱游玩。飲酒談笑。果然有興。不一日。已至蘇州。畢純來

道蘇州的虎丘。最是名勝之區。

便道經此。不

可不游覽一番。況此地女人水色甚好。况在杭城訪妓。不若此間更自可人。元虛笑道。晚生亦久慕吳門女色。今旣到此。豈可虛邀此番。入都倘能僥倖一官。出來必要買幾箇侍妾回去。也因叫船家停泊於閘門之外。叫夏留在船。照管兩箇一同上岸。去遊虎丘。時正仲冬。天氣遊人稀少。景物蕭條。走了一遭。覺

得之興。隨即下山時已傍晚。元虛笑道：虎丘之遊，竟爾乏味。近側或有妓館，與老先小酌三杯，消遣客途寂寞，方不虛此一行。畢純來見說，詢問居人，方知虎丘之下，現有平康。二人因同赴衙院，早有粉頭迎入，坐定，便問道：二位相公，貴處像是杭州，但未知尊姓。畢純來道：我姓畢，曾做過天台典史。這位公子相公姓夏，是今科簇新的舉人，因上京會試在

此經過，向慕貴處，女色最佳，故特停舟間門上岸走訪。不知大姐名姓，亦要請教。那妓女笑道：原來是一位新貴相公。二位舊貴老爺失敬失敬，奴家名喚虫二姐，今年十八歲了。元虛道：如此該是重九，怎麼叫做虫二。虫二笑道：不是這箇重字，乃虫蟻之虫，二三之二。畢純來道：這却怎麼解釋，取得甚是不通。虫二道：當初也是一位舉人相公取的，道奴家

容貌標致。真是風月無邊。故名虫二。元虛道原來是這箇緣故。倒也取得有理。但我方才所言重九。正合着大姒年年十八歲。也取得不會差。虫二將元虛瞅了一眼。道相公倒會取笑人。我今年纔說得十二年十八歲哩。那里就是年年說罷。一齊大笑。畢純來道。閑話少說。我們且打點吃酒罷。虫二便叫湯保去備辦。將來三人飲了一回。元虛道。悶酒却難

吃。畢純先請生發。生發方覺有興。畢純來道。這樣生發。還是擲色。還是猜拳。還是行令。虫二道。自然先行了令。却再猜枚擲色。畢純來見說。想了一想。道。既要先行酒令。我說一箇席上生風。要四書一句。合着免飲。若是合不着。罰三大盃。元虛道。簡徑些才好。怎麼這等絮絮煩煩。那里就合得着。虫二道。絮絮煩些才有酒吃。哩。畢純來便自己先飲了一盃。道。三

金瓶梅  
月不知肉味。虫二道阿彌陀佛。元虛道爲何念起佛來。虫二道畢老爺三箇月不吃肉。乃是奉長齋的了。怎不要念佛。畢純來笑道。這是一句四書合着席上這一碗肉。故叫席上生風。虫二道原來如此。如今該是夏相公席上生風了。元虛亦飲乾一盃。道不敬何以釐乎。畢純來笑道。兄說差了。要奉敬三盃。元虛嚷道。那一碗不是釐。難道倒是烏龜不成。遵

着令席上生風如何有得。差來畢純來道。不敬何以別乎。乃是這箇別字圈聲的。所以要敬三盃。元虛只得受罰。因懊悔道。早知如此。何不說了肉不知禮。虫二笑道。奴家正想得這一句。又被夏相公說破。也飲了三盃罷。元虛道。這行令大費心思。還是擲色猜枚酒落歡腸的好。三人因又呼盧浮白。至醉方休。當下畢純來先辭回船。元虛留宿院中。虫二見

他是箇有鈔舉人。枕席之間加意趨奉。弄得元虛十分得情快活極了。不覺露出心事。道我進京去。若買得一官回來。必竟要娶你做如夫人。你可肯麼。虫二道蒙相公貴人抬舉。豈有不肯之理。但相公會場高發。自可得官。怎麼却要去買。元虛笑道。不瞞你說。恐防不穩。故帶得有萬兩白銀。思量去鑽謀一名進士。虫二道原來如此。自然這家兄的功名穩似那詩云。子曰的。又且省力。奴這里從明日爲始。閉門謝客。專候好音。却不要忘了方纔所言。元虛道。這箇自然。正是

一夕歡娛雖有情。誰能邂逅便知人。

休將心事和盤托。自古青樓近綠林。

說這夏元虛和妓女虫二。情迷意戀。難捨難分。一住不覺十日。被畢純來再三催促。元虛無奈。只得別了虫二。快快下船。又行了數日。



已到鎮江。因天色尚早，又趁着微微的順風，隨出了口子，便是大江。行不上二十里，不料陡轉了大逆風，一時手忙脚亂，隨風帶舵，直打至金山脚下，只得將船泊定，且暫歇宿首。夜更餘，忽聞喊聲，六舉元虛從睡夢中驚醒，掙眼一看，只見一夥強盜明火執仗，打入艙來，將元虛和畢純來夏留一併拿住，大叫獻寶，拔刀要砍，嚇得元虛等跪下求饒，道：財物

盡在船內，任憑取去，只求饒恕狗命。那強人夥中一箇道：這千人拿了銀子去買官做的，其心不善，我們如今與他一箇水利廳做做，何如？衆強人齊聲應道：有理。得了他那錢財，也正該與他一箇官職回去，便一齊動手，把元虛等三人綁縛了，拋入江中。原來這都是元虛在虫二家露出買官的消息，說有萬金，動了花娘的貪心，隨與龜子商量，糾合這夥

強徒一路尾來，恰值那夜落荒湊巧，即將財物連船劫去。這也是元虛妄想之報。且說他當夜落水，幸喜綁得還鬆，用力掙脫在水中，摸着船上打下一扇牕板，便挽住了，隨波逐浪的浮沉了半夜，來到岸邊，慌忙爬起，只見簾葭揭揭，樹木森森，四望風雲黯黑。元虛又飢又冷，且恐且悲的蹲伏在草澤間，看看捱到天明，抬頭一望，前面都是高山峻嶺，也不

知是甚麼去處，又不見箇人影，只得向前亂走走，走不上一里，叫聲不好，翻筋斗般跌了去。原來是暗伏在那里捉虎的羅網。元虛心慌步急，不會看見，走去踏着關竅，把身子懸空掛起，只聽見一棒鑼聲。山凹內閃出十來箇彪形大漢，一箇箇手執鋼叉，趕來衆人見不是虎，却是一箇人，放將下來，問道：「你是什麼人？」敢大胆在此行走。元虛哀告道：「可憐小人

被盜落水望衆好漢大發慈悲指引小人一條出路。雖死不忘恩德。衆人道：你知這裡是什麼所在？乃俺們海外的山島，却來亂撞。怎的當下不由分說，把元虛綁了，解投山寨來。只見

宮堯宮殿雲霓現。重疊戈矛霜雪寒。

虎帳威風雄海外。別留氣象擬樓蘭。

不知夏元虛這番禍福如何。下回自有分解。

評云：此回寫夏家兄妹，殆所謂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深得三教垂戒之旨。固已然，亦只是隨筆搗成，並非有意爲之。輒效街坊說因果道人態也。須看其一則墮江遇救，一則甫離一險，又經一險，入於習坎，令此奸吃嚇不迭，殺得何等生動有致。若出俗手，安得有此飛舞妙墨？乃至或作元虛於揚子江頭，遂賦懷沙，若夏留者，技更未矣。

鐵花仙史



第十八回

定海關文士談兵

詞曰才智如神英雄那怕奸雄侮慷慨觀  
兵出入天然武。三畧六韜談笑雄如  
虎何須坐立書露布功就身還遁。

石調點絳唇

却說夏元虛被眾嘍囉不由分說押至山寨

來稟寨主道。嘍囉們奉大王號令。在山下張網拿虎。不知那里來這箇大胆的人。撞入網中。被嘍囉們拿得。不敢自擅。特解來請大王發落。那大王見說。大怒道。你這該死的賊囚。是何方人氏。姓甚名誰。却敢大胆在此行。處莫非是中國奸細。到這里來打探消息的麼。你可從實說來。若有半句虛假。喝叫刀斧手伺候。着元虛嚇得魂不附體。忙叩頭哀告道。

小人實係浙江人氏。姓夏名元虛。乃今科舉人。因會試進京。路由金山。不期遇着翁林好漢。劫去行李。推入江中。幸扶着塊船板。隨風打至岸邊。因不識路徑。亂走逃生。被寶寨拿來。並非奸細。望乞大王饒命。那寨主又問道。你既不是奸細。乃浙江人。姓夏。可曉得吏部夏英麼。元虛道。這是先父。已亡過四年了。怎麼不曉得。那寨主見說。慌忙跳下虎皮交椅。

雙手扶起元虛親釋其縛道既是這等乃夏公子了。嘍囉不知衝犯死罪死罪，忙叫取出乾衣與元虛更換了，重復作揖遜坐。元虛不敢道蒙大王不殺之恩，解衣之惠，已是格外如何又好抗禮。那寨主笑道：夏公子不必太謙，竟請坐了。小弟非別，乃合先君所薦拔定海關總兵萬斛珠也。元虛見說，方才放心道：原來大王就是萬總兵，聞已投降海外，緣何

却在此處做起這般勾當？來萬斛珠道：當日定海兵敗圍困甚窘，無奈差人求援，豈料奸相專權，移會各鎮，不許擅發救兵。反又差官前來催戰，維持進退兩難，計無所出，只得負尊大人之薦，而效李陵生降。來至大寨，蒙寨主收留，後因寨主病故，衆人推尊小弟掌此山寨。然每念合尊大人知遇之恩，自恨無門可報，今幸天賜奇緣，故使公子乘險至此。元

虛道這樣奇緣，倒情愿千年不遇也罷了。不瞞大王說，小弟因恐防會試不中，意欲到京，夤緣一名進士，故帶得有萬金之數在船。豈料遇着那夥強盜，都被天賜奇緣了去。萬斛珠笑道：原來如此。當下便分付治酒與夏爺壓驚，又叫幾個女子出來行酒，飲至半酣，元虛道：先父爲兄定海之事，被賈賊劾奏，連小弟都要問罪，以致先父病歿在京，靈柩幾不能歸葬。那時倒虧舍妹有些見識，是他伏闕上書，辨明冤枉，方蒙朝廷開釋，扶得父柩回來。萬斛珠見說，忿然作色，慨然長歎道：此皆小弟之故，以致累及公子。小弟雖苟安於此，恨不觀兵都下，斬除君側之奸，爲天下人洩忿。然後自刎天子之前，以報合尊大人於地下。方快我平生之願。元虛笑道：這箇倒請免費勞心。若是大王念先父之恩，欲圖報効時，

能歸葬。那時倒虧舍妹有些見識，是他伏闕上書，辨明冤枉，方蒙朝廷開釋，扶得父柩回來。萬斛珠見說，忿然作色，慨然長歎道：此皆小弟之故，以致累及公子。小弟雖苟安於此，恨不觀兵都下，斬除君側之奸，爲天下人洩忿。然後自刎天子之前，以報合尊大人於地下。方快我平生之願。元虛笑道：這箇倒請免費勞心。若是大王念先父之恩，欲圖報効時，

弟想實寨中財物必多不如見惠白金萬兩  
令小弟上京去買箇進士做做與先父爭口  
氣便是存歿俱感物死省得觀兵都下也要殘害  
生靈却反增罪業哩萬斛珠笑道公子所論  
甚是但現係海外四處關隘俱有官兵把守  
豈能飛渡至中華耶況看來仕途甚險公子  
亦何苦斷送此頭皮同倒不若小弟在此雖負  
叛逆之名反是安全之算也元虛道極豪大

王垂愛殷切然小弟心內終不能釋然於父  
母之邦為將奈何萬斛珠道此亦不難現因  
山寨乏食欲至寧波打糧軍中正少箇智謀  
之士想公子新膺鄉薦年少多才自必熟諳  
韜畧倘不以草澤為嫌乞暫留敝寨為小弟  
籌畫一二俟攻破寧波即覓便送公子回府  
何如元虛見說心中暗暗好笑道再不道我  
夏元虛有人請做起強盜軍師來倒也威風



好耍如今總是身不由主且落得燥脾一回  
亦是千載奇逢因答道重蒙大王見委敢不  
盡心竭力但恐碌碌庸才不足任軍旅之事  
耳萬斛珠大喜道公子不必太謙得蒙俯允  
小弟之事必濟矣因叫左右取巨觴過來二  
人豪飲至大醉方休正是

海外無端逢故舊 漫教白木典兵符

按下夏元虛飄流海島竟做起軍師來再講

畢純來那夜同被盜落水浮至淺處大叫救

命却得金山寺念夜佛的和尚聽見了撈救

起來次日見夏留的屍首浮在水面上却不

曉元虛下落量來亦是淹死的了心中不勝

孤洒身畔又無分毫錢鈔只得渡過江南一

路作齋人而歸這且住表却說王儒珍那夜

在秋遊房中聽了嬌綃之言連夜追尋至錢

塘江口不見踪影認做若蘭已死十分苦惱

後見紫宸到來將秋透一片爲朋友熱腸不料蔡宅令嬌綃代嫁到來以致不能會合如今打發嬌綃回去怎樣向蔡老理論的話細細敘述一遍儒珍方知若蘭不死逃在他母舅家中不覺轉輦爲笑後聞蔡其志着人塘樓去接不來再差人四下尋訪亦無音耗儒珍又不覺轉笑爲顰依舊愁腸百結寢食俱忘一日正將若蘭在埋劍園做的柳枝味在

那里覩物傷心忽墨童報說蘇陳二相公到來儒珍正欲出迎只見紫宸秋透早已步入書房連忙上前相見紫宸見儒珍淚痕披面形容憔悴因勸慰道天地之間生離死別雖最感傷然事已如此還須節哀今吾兄悲痛之情無乃有所太過乎儒珍道小弟之悲非悲離別乃悲若人之節與義耳始其父以小弟孤寒頗有鄙薄之意彼小姐獨不以貧富

爲心園中一見贈我以詩勗我以言殷殷之意至今猶銘鏤心骨後弟科場失意其父因之悔盟而另屬諸秋兄彼小姐獨不慕富貴之良姻而甘守貧賤之一諾至於以死繼之彼以閨中弱質猶能謹守節義若此弟昂藏七尺軀豈反不以節義報之耶秋遴道小弟初心惟恐墮奸人之局故冒嫌聘定是亦緩兵下策然正可徐圖好台不料又遭黜選之

事倉猝便要完婚一時窘迫不知所出幸得紫兄相商醉兄於酒樓納兄於洞房以爲從此得成全美乃全嫂之節烈誠非意所及遣侍女代嫁以全父命甘江中一死而盡女貞此雖千古流芳實亦一時不偶今旣珠沉玉碎哀痛亦屬徒然還望吾兄擺脫一切勿再爲無益之悲而致有傷尊體也儒珍道蒙二兄見慰深感盛情但兒女之私不能自慙亦

何惜此偃蹇微軀而徒使貞魂含恨於清波  
碧浪甘作不情人耶紫宸見說艷然不悅道  
據兄之意竟欲將父母遺體作我身投報之  
具耶恐修夫妻小節而致冒不孝大罪耳况  
丈夫意氣要當慷慨今作此兒女子態不識  
自命為何如人也儒珍改容相謝道蒙兄藥  
石之言敢不銘佩奈起居服食間種種觸目  
傷心不能遣去不識兩兄何以教吾秋蓬道

兄終日兀坐足不出戶何能使此事去懷若  
遨遊山水放浪忘歸或酒或詩惟意所適歷  
時既遠自消融於不覺矣儒珍道如此固妙  
但知己如兩兄想不日當計偕北上弟又向  
來寡交踽踽一身何堪遊涉詩酒之興亦且  
索然弟恐兩兄去後更添一種離愁別恨行  
將問我於枯魚之肆耳紫宸道吾兄在家既  
爲景物所感以致不能開懷何不離却杭城

別瞻馬首，日前家叔臨行，因迫君命，未遑挈  
眷，曾囑弟訪一西賓，教授舍弟讀書。吾兄倘  
不棄嫌，謹當專誠拜請。况舍間園林之勝，頗  
稱四宜。吾兄設帳於彼，或可藉以遣悶。不知  
尊意以爲何如。儒珍自村，在家量沒甚好處，  
且亦久慕九峰三泖之勝，何不乘此一遊。因  
答道：深荷吾兄見愛，敢不遵教。但學愧名賢，  
恐不勝儉腹之憂耳。紫宸大喜，道示在知交。

何必作此套語。既蒙俯允，是亦舍弟之幸。明  
日卽當拜請登舟。秋遊道儒兄既就絳帳之  
約，紫兄亦赴青錢之選。二兄行色匆匆，俱於  
明日就道。弟在此得無難索之嘆乎。紫宸道：  
小弟至舍，不過淹留數日。卽擬北上，未知秋  
兄擇於何日起身。何不訂定一期，竟到舍同  
行。豈非絕妙。秋遊道弟亦頗有此意。但家君  
現染微疴，須俟全愈，方可動身。故未敢與吾

兄相約耳。紫宸道既尊翁年伯抱恙吾兄如何便能遠離。竟俟明春在京邸相會矣。三人因次日即欲遠別。當下是儒珍叫墨童去沽酒來。共飲至更深方散。正是

惆悵臨歧成底事。爭如且覆掌中杯。

次早儒珍收拾琴劍書箱帶了墨童同紫宸去辭別秋遊。一同下船。不一日已抵松江。到得紫宸家中。而誠齋三日前已動身矣。紫宸

先安頓了儒珍乃進內來見孀母弟妹說起所延之師是自己至交好友。因又問妹丈緣何不見。莫非同叔父進京去了麼。馨如見問掩口而笑。蘇夫人道那妹丈是箇女子改妝的。被你妹子識破。方才道出真情。却因丈夫遊學京師久不見歸。其父逼令改嫁。所以換妝逃出原欲上京尋夫。不料你叔父錯招爲婿。如今仍復原妝。認爲繼女。已隨你叔父都

中去了。紫宸見說，不勝驚訝道：「如此說來，又是一位蔡小姐了。何一時節義之多也！」蘇夫人道：「他家姓王，那遊學的丈夫却也姓蔡。紫宸道：「原來如此，便是今番小侄請來的王先生。其外家姓蔡，他丈人嫌婿貧乏，也要將女兒寒盟另嫁。那小姐立志不二，逃出投江，所以小侄是這般說。蘇夫人聞言，也不免嗟嘆了一回，再說紫宸擇一箇上學吉日，館儒珍

於後園書房，率弟蘇日拜從受業。紫宸因試期已近，把家中事務料理一番，辭別了儒珍，并合家大小，便起身進京。一路並不擔擱，星夜來至都中，先去尋客店安放好行李，着劍童照管了。自却同蘇定來訪問叔父消息。原來誠齋雖蒙欽召，因是不曾迎奉，得買學士，不容他留京供職，選了楊川口府，着卽赴任。所以不及候紫宸之到。已

一封書子，令老管蘇通在官守候。當下紫宸將書拆看，備知一切，不勝嗔訝道：「取舍陞降，乃係國家政典，豈有不天子而權擅私門者？我若僥倖寸進，必當掃除此輩，方快生平。」因叫蘇通同至那客店作寓，過不數日，已屆試期，却並不見秋遊到來，放心不去，去訪問浙江的會試舉子，方知因丁了父憂，故不能下場。紫宸不勝嘆息，只得去打點自家試事。

三場既畢，候得天門放榜，紫宸中了第七十二名，殿試又高列在二甲第十一名。紫宸不勝之喜，飲過了瓊林宴，拜過了座師，再又去會同年，連忙了好幾日，因是殿試名次在前，竟在都候選不意候了月餘，名次在後的都選有衙門，紫宸却並沒些响動。心中疑訝，便去打聽，却是因不會有贊見之禮，到貢學士那里，所以不得卽選。紫宸當下大怒，連夜修



成本章劾賈學士任奸逐賢用邪排正欲請  
匹夫之勇上方之劍斬取佞臣之頭蘇通諫道太老爺  
專因剛直外補今老爺纔得一官便又要去  
惹禍衙門雖不曾選那進士是總在的閒是  
閒非管他怎的這本還是莫有才上罷紫宸冷笑  
道你却曉得什麼驅君側之奸除國家之害  
乃我分內當爲之事不用剛直將惟柔媚耶  
蘇通道賈學士赫赫之勢恐不易驅除况朝

中多少大臣尚自不敢開口却要老爺今番  
來出頭蘇通看起來那做官越是隨風倒舵  
的越得興旺何苦定要去這忠臣紫宸慨  
然道寧作斷頭之鬼不爲無舌之官休要你  
管我自有的處次日侵晨竟將此疏上了原來  
故明制度凡有本章俱係內監經收轉呈御  
覽那內監們却都和賈學士相通見是劾他  
的罪款即便捺起不與奏達反把去獻與賈

學士賈學士看了大怒道原來就是蘇樸的  
侄兒他才中得名進士便要想與老夫作對  
真乃可惡之極當下就思量尋事中傷紫宸  
奈紫宸有官無職並無空隙可乘只得權且  
忍耐不期事有湊巧恰值浙江報海寇作亂  
攻打定海等處地方總兵都被殺死勢甚猖  
獗賈學士見了這道告急文書正中下懷道  
蘇星這小畜生死期到了我如今就此機會

舉薦他一本道他廷試那策大有經濟之本  
忠勇之氣若令提兵勦寇必當師出有功量  
這小小迂儒曉甚軍旅之事分明以狐豚飼  
猛虎豈不妙哉奸賊評算已定奸賊次早便上了一疏  
天子准奏即勅賜兵部郎中之職權掛都督  
印綬提兵征討俟凱旋之日另行陞賞紫宸  
見了這勅旨明知賈學士弄權却倒喜悅道  
他大意只道我怯弱書生不知我是錚錚鐵漢焉

能奈何得我反是那班同年俱各忿忿不平  
來見紫宸道我輩皆係文人惟聞俎豆之事  
豈嫻軍旅之務此必是老賈與兄有隙所以  
假公濟私置兄死地耳不然焉有文臣而選  
武將者耶我等明日約齊衆年兄同年兄去  
繳那旨若是如此時銓選無定而綱紀蕩然  
矣紫宸笑道荷蒙衆年兄垂愛之意弟亦非  
不知奸人盜柄但念事屬朝廷則食君之祿

者固皆宜分君之憂耳衆進士道如此說時  
年兄竟肯奉命而往麼但這征戰之事一刀  
一鎗乃是性命攸係的所在須不比在牕下  
弄筆頭哩紫宸大笑道大丈夫須當馬革裹  
屍豈可懼而不往諸年兄請勿費心弟自有  
伎倆衆進士相顧吐舌道天下有這般不怕  
死的真箇是硬漢但十年牕下不容易掙得  
名進士既要如此却也何苦如此今蘇年兄

主意如此。吾輩只得暫別。即便拱手散去。紫宸次日果然領了兵符。陛辭天子。先打發蘇定到叔父處去報信。自却同蘇通劍童統領三千鐵騎。星夜出都。信道來至定海。自有兵馬迎接入境。次日登城觀看形勢。遙望賊營軍容甚整。紫宸嘆道。草澤之中。正未必無能者。固莫怪總戎敗沒耳。時有權掌總兵印。參將洪儀在側。說道。海賊甚爲跳梁。不識都督

戰守之策。亦可使末將預知否。紫宸笑道。兵行詭道。或戰或守。豈能定得。大約欲戰先守。欲守先戰。一則假形其弱。一則故示以強。所謂將欲取之。必姑與之。然後或因天時以制勝。或因地利以制勝。或逸已勞彼而得勝。或攻瑕乘隙而得勝。量力審權。原非毫無定見。臨機應變。亦豈預設成心。何可以片言決哉。洪儀道。都督運籌一室。決勝千里。固是如此。

但賊渠亦頗號智勇。未可輕敵。依未將愚見。不若勒兵固守。彼以海外遠來。必艱於糧。俟其食盡。自然退去。因而乘勢擊之。當可一鼓下也。紫宸笑道。量此鼠輩。豈果勁敵。直用一靴尖踢倒耳。况彼屢勝氣驕。尤易摧敗。旬日之間。當見獻俘闕下。與諸君敘綏寇勳。何得以堂堂問罪之師。顧按兵不動。任賊猖狂。須待其乏食而後斃之耶。汝勿多言。我自有破

賊之法。洪儀唯唯而退。正是

萬井桑麻化陣圖。樵蘇無計待如何。

封侯事業君休羨。暴骨平蕪博凱歌。

不知蘇紫宸如何出兵取勝。且看下回分解。評云。文字於無可出色處。終要尋些波致。不得竟任意草率。如紫宸談兵。縱令六韜三畧之蘊奧。闡發無遺。不如讀孫吳兵法。矣。要知此回固所謂無可出色。而又不能

使全書竟無此無可出色之一二處此則  
未寫紫宸曉暢軍事先寫夏元虛之冒冒  
失笑做人謀主相形之下殊覺筆有餘妍



